



渭南文集

啓書



渭南文集卷第八

山陰 陸 游 務 觀 著

啓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
藏去為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
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官適與榮觀萬里
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涵子行聞桂籍之傳欣佩兼懷
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明月之暗投
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又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
竒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勲
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安校尉知久鬱
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而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
占言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
之樂侍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
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

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願以知慚儻少追於飢寒誓永投
於閑散頃以牽轡而少進以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
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口之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
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以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
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力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
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實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
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
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以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
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賸進貳天官以命甫行群情交慶若用人每
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稱以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
賢而願澹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
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
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 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爲之
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 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
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
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 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鉅方登
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 器及試岳牧則又卓尔著藩垣
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 使能少暇久已趣還願乃周旋
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跡而莫置殆艱難險
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
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 早出門墻晚依幕府誨
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難以安於微分磨浯溪之
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
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其嘗因故老之言竊考 昭陵
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
小人雖有幸進而善類常多被論亦或抵牾而公議終勝

故士氣婁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
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
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
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振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
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
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
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
勳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
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
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覲茲時敢誓糜捐

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
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誦說愧
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頽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
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曾未乾
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塗顛沛驚馬空思於
卜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
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
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

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壞可喜之能不知何
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
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
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
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
蕭公宜在於關中姑訖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
多士之光華豈謂迂踈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
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特被刺刺而語婢子
心亦鄙之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
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已知慙伏念
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
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忽其滿
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
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
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
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
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
復之故城雖號烏壘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况惇惇

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
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劳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
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
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險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
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吊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
豪分娛憂紓悲亦嘗勉見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荅
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山人
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

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鉉慙嘗厠迹於紳綉再
歲京華每有鳧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
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
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命
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
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嘉會之風雲將開
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耨
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
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
隱約久困沉絛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

之頃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繼戀於門墻敢辭蹈
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
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困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
落猶爲天下窮人撫劔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
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廁油幕衆賢之
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駕馬方思於十駕羈窮
未愁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
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期願隕首穴冑而何

憾茲從剡曲來次瓊關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紓於志願此
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
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
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
業已被宸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羞儻回曩
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
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
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並蓄而兼收
甫定驚寃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纒北

於聚斲智莫階於束緼偶緣羈官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
負曠瘼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疎方炎官熱屬之鼎
來實杯水與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缶交塗鬱攸遽騷於
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
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
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焚焚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
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璣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
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
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噐常如濡膜之時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安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車
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瘖病見謂散材偶從諸
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畧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
虛名歷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碛再闕王春惟
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蟹之朝竊
甚微屢起無魚之嘆豈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
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噐函魁磊議極崇欲雖持
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
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承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

不遺其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
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荅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
騎甚都一從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名之在邇猶幸小留而
後來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
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
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賡論蜀顧卧龍之遺蹟有化鶴之
故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某久踈塵尾
之誨喜聞鷁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

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荅衛司戶啓

彈冠巫峽早欽三語之賢挾拖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
文兩厚感怍兼深伏惟某官自立脩名蚤收上第千人
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
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文法
之踈一振庶隅之壞非俗吏所為也微君子其能乎願
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

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
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
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
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共維某官
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
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願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
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
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荅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為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
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
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
宜問律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
即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
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舩軻我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
素敷叙奚殫

與趙都大啓

存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刻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
於竒窮任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為依歸
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者十年身

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坦歲月不
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羈
旅危竟雖招而未返念惛惛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
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
切於投林况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
淵源早奮竒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
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
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為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憇
盡出大息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柘陵笠澤雖
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

游務觀著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
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以難移大惑莫解光
陰晼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
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一旣云素願就謝仁
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八藩之屬雖刺章
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以實恃門闌之知

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以於投林况依茂
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正而邪不媿於俯仰
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明儒惠加多士雖
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以能得之濠上哀
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其敢不暫休
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莫居草堂之補處
尚切光華

荅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以天涯獨冷之官
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况豈勝以末路之榮伏念

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
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
過之僧比叨闔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刻章而待報忽
捧檄以徑前久矣捲遊幸茲小憇此蓋伏遇某官風猷疑
粹志節清真念張張浪迹之安歸假疊疊餘談而借助遂
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其自
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剝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
境敢倣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官溝壑之憂伏惟

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以公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特以口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流落之餘曷副吹噓之

意感慚交集敷叙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之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如踰取煩狗監之

虛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口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中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閩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出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燕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即上策勳之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旣天定而勝人

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
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為生賢佐雖遠
猷斥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俟望
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其官氣壓群公才周
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
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
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為邦寧止學俎豆
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
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
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願
尚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跋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
鋪張勲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為餘事任
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公平可冀伏聞今昔
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
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日蠻之理
天地豈忍矐腥諸夏之區又况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
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僭竊之孱虜重以軍民
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

夫何玩冠又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
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碑民力孰奮
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
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
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
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儼
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其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
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鷲離風塵之
望然飢寒感迫猶懷駑馬戀棧巨之思敢敬布於繼誠觀
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
知己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
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為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
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
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襲戕迹翰預廢嚴武之
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臨窺聖域望冠時
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
貴不驕有備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
當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

亦叨俎豆於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
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
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
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為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嘉然
其少從史氏之遊祖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
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於提封曾未閱
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禋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
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

極崇欲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
功比邁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
於永圖股肱良哉恥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
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絕塞興植禮
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懾殊鄰玉輦受
渭橋之謁治岱嶽太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傳之
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
遠寄殊妨孤隆春驥老伏極知難効命於馳驅孤死首丘
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為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
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
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
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
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
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
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闔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
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
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於变色薦紳相賀
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
之責艱哉克終示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
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
終為盛世之幸民

荅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
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
傑在紀永和之會邀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
初叱乘輅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寢階清禁某自
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於原野匠誨
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墻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處叨使傳之華踰分
已多置慚無所伏念其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
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官獨爲天下之畸人此由西蜀之
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踈謂擯斥之是宜豈
超逾之敢望此蓋然遇其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郭愛惜人
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
叨臨遣其殷曆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
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荅南劔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碩厚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盼
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困
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
遲暮進梗野占奏空踈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
益伏遇其官道該聖緼學擅經郭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
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
遣其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
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近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處叨使傳之華忝肩

過優慚惶莫喻伏念其多奇薄命予立孤生小智自私守
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
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
以罄寫丹衷謂損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
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
紹興之朝士久矣夫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逖違燕語
喜望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
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

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官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
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
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漳
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檐
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
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官或從於所欲
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班
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

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幙之遊始被邊州之
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
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
遽膺於號名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
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貞儒以道德
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
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新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
被甄收某敢不歛散視豐凶之宜阜勸農末之病觀近臣
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
學過此以往夫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第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宥負試以使事復囁被於明恩豈惟
寬溝壑之憂遂亦有丞掄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
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工趨
事之能迨從幕府之游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
飽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
爲頽放則敢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

再昇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名遂以羈旅入朝
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
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
特捐漢節芥然遲暮袖此恩榮某敢不歛散視豐凶之宜
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
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
寬溝壑之憂遂亦有蚤榆之望慚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
交頤伏念某固陋不誦迂踈寡合雖抱道方之志了無

赴工趨事之能自屏迹於寬閑已頽心於榮進徒中起廢
方蒙棘道之除望外召回迹忽奉燕喜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
奏空踈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猶名責實所宜伏
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以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
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
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
絕吏並緣歛散視時况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
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

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貫民彝
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
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
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歆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
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其久遠
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
慰於窮途

荅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逖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
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
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
顧籍甚難湔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至深開
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即君之
貴

荅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消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歛經濟以惠小邦
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事正直擇乎
中庸崇論懿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
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
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

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祭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甌閩超躡既多便安猶極徒以久違於公來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

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竒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釁鍾此蓋伏遇某官審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荻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長質疑問道自憐一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収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為遠吏之光華伏念某拳曲散材聳牙末

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遊隴蜀之境惟
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粗
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
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爲比數於明時而况乃皇華臨遣
之榮易江表清間之處優游甚造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
官誕保民彛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
慷憫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御扶主斷之明念此窮
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
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
構楹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

荅於聖知亦粗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轅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
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奉曲散材遭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
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
娛流傳偶至於中都覽賞遂塵於乙夜旣閱期年之久兩
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乘輅於名部始終僥倖進
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
卓爲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噐
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隳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

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搏搯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
豕刻尚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於鈞播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
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
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啻遠戍乃誤明
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尺睿存三
略有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幸官謗又辱詔追半
道遣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
是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
進退之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效曲加拔擢俾竊
便安其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
東隅激勵衰疲尚未及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翼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極超
逾但虞薄祐之難勝曾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
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粗

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追於顛
隳茲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噐盈則覆推轂
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
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
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急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趨
途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明

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
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兩令進退之從
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資海涵偉量盡一劇論雖震聳
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改獲忝優除俯
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
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急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
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盼踰置慚靡所伏念某頽然
遲暮久矣漂流成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父舊半空

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及施安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荅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昇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踰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于行寧非薄命舟近神仙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朽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塵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旣

荅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嘘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明理之餘範提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檢汨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徯直北靡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衮之忠
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
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
群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後容屢動天顏之
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
本後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其屬以棄輶阻陪賀履比
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旦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抃
躍罔罄敷陳

賀周叅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
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
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
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覓於世
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
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于方外
一變猥釀枝駢之躰復還雄深灑噩之風縉紳竊誦而得
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勲雖箕穎之志屢
陳然莘渭之求焉徃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
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

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一二已見謂
於崇欲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母困
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簡者
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
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
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
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
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

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
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示太
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蕉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
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拔雖知薄命之多竒
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駑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
帆求之古不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
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山陰 陸游 務觀 著

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
絳綸出令兼潤色於皇猷
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
恭惟某官好是正直
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
崇言欲議皆可質於鬼神
殆將與日月而爭光
奚止當雷霆而獨立
惟上聖克勤於總攬
察群臣各盡於才能
謂其代予言既久
煩於鴻碩
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
况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

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開國之盛衰官以
人而輕重額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鍾鼓之間歛福錫庶
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
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
老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贄之恭恭惟
某官奧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
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官海姑鴻漸於名
場某偶此乘輶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誠

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

解州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
衰然擢秀遽勤授贄之恭

公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法闕早冠群仙之遊詞披高華旋觀一佛之出
得人之盛五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
大冊非復取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絃言盡得宗廟朝廷
嚴重之體以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况今聖
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
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婉乎三代清議所
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
僑潤色雖既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

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憂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若一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一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必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供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

速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弭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軋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憲伏望某官仁風翺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益之陋念前跋胡而後寔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慈示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竄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屨付桐江千里之民

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
家紹興朝士池魚澆濟本思自放於江湖杜櫟支離久已
難施於斤斧蘇治生之素拙因從官以忘歸頃自吳中久
留劔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
悲敢有擇木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
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藐是羈旅孰
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
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
閭閻廢斤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某官學窮突奧
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
閔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挺陶至廣收拾無遺
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燹和輿論闕略彞章起安
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
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
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
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
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鷓退飛仕已冥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

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
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
言至擢髮而莫數瀕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皞
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
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憇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存買臣衣
繡之歸叢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
幹化鈞一氣爲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宗補各安小大之
宜俯憐甕下之餘膏沐筆端之潤推顏雖久省錄未忘謂
人士舍之則臧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
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燮和於輿論某
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
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及
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筆歎窮巷土
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
成羽翮推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崇禪名結不解之
讎酈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
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
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

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 樞使丞相
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
自太公已父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
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
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某
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衰尸
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援臂不俟之相

謝黃叅政啓

病餘揣分蘄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感深
雪涕慙劇駢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嶮絕身

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
招羈旅之蒐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
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廟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
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
盡洗磊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有
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
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 叅政相公黼黻皇猷權
衡國日凡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
臣士也矧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
求其所以其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姑低回於

晚景重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北地界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
俯慙早綬之華偃僂拜恩謔諄叙感伏念其薄才繇力多
病早亦不藉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
益顛台八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哀王孫
而進合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爨鍾誰其弗忍婦
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
遇先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
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
遇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頽士託
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
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
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
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果歸甄治之公旅進無
階歎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
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驛顏感深雪涕伏念其遭
回薄命顛顛餘生隸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

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折食粥動
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
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况此名城今為近輔九霄嘉
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為之地使
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強
祐仁先念舊
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
紓於溝壑為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
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
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

明恩驚譽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
部為農為圃二年之冗不

若如絲如綸
字之褒過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鷓鷯之行投

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鈞鼈已媿於初心楚七澤之

蒼茫殪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負來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

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界近郡承流之寄所

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

四世之崇陰得遂此行孰為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

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

上晷息邪說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

一夫之獨泣其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上雲餘於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其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此雖飯豆羹黎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荅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昇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踈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幘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

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氈在裏門而其寵發春伊始坐歎多間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旣復歸於釣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絲力栖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鴈食無儲鷄

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識則將齋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辰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其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績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堂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晬表之顛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齏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媿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顏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輿博取衆材婁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湏光範之書施及妾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為全人以畢餘日其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推魯少

文之請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
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命
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其下
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
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靡待於德
高災非由於福過斷以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褊褊忽
忝乘軒之寵此蓋伏以遇其官道窮矣與氣塞堪與南山之
石巖巖帝資宿望雖叨袍之意恋恋士感誠言哀細德之愴
微開鴻鈞之坎北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謗亦
吹毛之已甚未加緹網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
中實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其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
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下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
倒具陳慚惶無措

謝臺諫啟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即途扶衰領郡伏念其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
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
其弥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

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
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
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
後坐銷浮偽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詭誣之
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
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
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

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
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
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
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家上冢之榮此蓋伏
遇官學貫經郭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輶豹尾
屬車即超登於禁路尚容褻悴之迹暫托澄清之餘某謹
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
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荅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文

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筮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
困客遊黃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病之相
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寧延和之細伏恍若隔生分新定
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
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
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
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
奉丁寧之誨用寬瘵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審畫奎文新內閣圖書

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拜恭惟某官學道愛人
至誠格物德兼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
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
洵被禮樂光華之遺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
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乘輅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
廣才踈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
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景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夙戒
行觴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筮

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
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
延和之細伏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
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掄揚之一
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其扶憊以來罔功是
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鄰燭之餘光遂密依
於覆護其為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隣邦公將假道於虞
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
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
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
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
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即歸覲於凝旒
瞻詠之私敷宣曷旣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秦階之六符亟聞殊曠
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
切以 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 裕陵新六官
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

至以明詔特預於訐謨尤爲 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
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
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其官躬閑深魁碩之資
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寔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
雖踈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旣去而見思世方譟譟以
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
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
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
塵復 列聖在天之讎攄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
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活溪深刻尚自力於斯

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 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
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其闡
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
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人之官
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
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不避始也負當
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
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

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
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與測姑小煩於繩繭即進與於弼諧
豈惟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
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平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鄰之榮妄
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
私憂妄有一二為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
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壹

渭南文集卷第十壹

山陰陸

務觀著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放首冠七人之選主
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
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
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畀託尤
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觀十
為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
誰恭惟某官學造

精微器函閱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一以今日陳善之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效成異時贊元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登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於窮途何以仰荅門闌特達之知惟有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制進貳臺端手縮裒以逡巡已抱無朋獨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時在庭箴觀

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為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宗山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為之改容而垂心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八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小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何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心更革者雖害已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踈躑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以扶於窮途何以

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稍陳千里利病一實儻少寬於斧
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興冊備以熙帝載以宅師
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彊之計非復門闌旅賀
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亦遠畧必有意外
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
節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
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劫可觀於大勢懼難
待於非常至若靖康散亂而遺平城之石屢紹興權宜而蒙

渭橋之恥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栢之逆儔江淮
一隅夫豈伏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
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其官降神
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賾索隱識窮
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
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
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失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
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其側聞盛
舉實林驩驚惜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願

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觀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
得太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其官英姿邁往精識
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
之心明辨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
延登大節全名松柏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
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
曩暫入於修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為
寡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閣之盛揚庭薦拔
造膝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
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
尋暮景憔悴徧州志氣已衰無復獻雞鳴狗盜之枝文辭
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軺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
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為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
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
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
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

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以有成雖使空圖圖畫衣冠
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
高華隆委徧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
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
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
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慙修候問
之賤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進退歸依之切敷繹奚彈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伏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
不得其言固亦未為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蘄就養之榮
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
其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懷欵許國肝膽凜其輪困慷慨
疾邪山嶽為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
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
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
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荆管
之棄孰閔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文華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綽之榮初聞
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

學迂踈稟資藁陋幼生京洛尚為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
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皆崇已駭於燒城西征至
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闈旋即返於鄉
關鶴歸遼天孤死立首蓬戶十移於歲律慢亭四閱於祠
官久遂屏居緝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為納祿之人豈期
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併竊身章里巷
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
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体心獨運於
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采心歸於釣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於
北之公而某意氣空左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
遭其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祠
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

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裔

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

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緊遲暮能

與討論伏念某 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且蒙六聖之

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條先於朝露遂將莫

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效勤於大典茲蓋伏遇
其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
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隣款塞而奉琛多士鄉
風而釋屨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且民
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知
其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修途
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
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其官謨明

彌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鯁之際動必有成降
主眷於蚬蚶蠖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
疇咨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
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用又農扈告豐登之
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
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
同體群生成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熟測化
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靜治之功某獲綴清
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
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

礎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

賀張叅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鷁驚行之喜色而况
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誠是敢冒陳於尺牘
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
萬象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
臞之容禮絕縉紳而無王公駑泰之意心虛靜而觀復
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陰夾輔之聖堯典舜典更
專點竄之功實以衮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
在天三后於手下臨作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當

簡拔獲預討論已侵按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
傳巖之霖雨壺預在廷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此筆想典
刑於諸老已媿空踈竭精力於是筆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鼇峯之頂禁途地窳遂穿豹尾之中雖
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
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橫斥而
不容跡遯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任崇聚謗成雷幸
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恩歸卒伍之請任子
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飾巾待盡身

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游拜高年羊酒之賜
忽從廐置逝奉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
志惟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
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帆一旦遭逢開印造當於三
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廷茲蓋伏遇某官德懋
愧恂化均快北作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勩相皇淚異
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
長罪不捐於一青故雖公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
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
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諏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
榮揣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久
困多言年已侵於大耋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
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拔衰殘而就列刮醫膜以紬
書非徒莫拚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俟奏篇之御
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
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
引坐解顏之遇願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
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鸞鷲之班驥伏櫪以悲鳴

曩誰念者犬舐丹而僂去今乃似之其燈火尚親筆瓢
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寔衰或傳來
齋庶幾瞑目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
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
交頤伏念其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闡八月常懷惕日
之慙祠祿三時游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
於矜從而况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制棗榆
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

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
于內時已措於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疊疊誠
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
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
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荅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
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
經遠學述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
揚早歷於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

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矚還節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公右某退依耕隴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荅胡吉州啓

伏以累跡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贊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藉甚簡編挿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即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踪門戟噓枯甚寵徒藏積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書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
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

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

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為無窮之

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

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寢歸會

山下陰陸游務觀著

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恐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未為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

前付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覆省覽故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

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無二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

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蕭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恠竒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鳥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於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膏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揆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

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
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
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
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
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
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
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
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
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
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

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
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
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
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
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
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
不數月行李蕭然因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
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
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
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喪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

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此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

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慕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原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

動天地開金石其膏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
氣全力餘中正闊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某
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
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
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
文文何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
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
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
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
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
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
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
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荅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
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
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
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
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

且弗能其况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願我
厚其其敢有所弗盡吾曹一何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
而求祿恐未為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
為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
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
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
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
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
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寧
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

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
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
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
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
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
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
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
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
矣其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
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荅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非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以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

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旣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

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徃徃皆捐數十年之
功耗心疲力彫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
已得者其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
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滄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
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
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痼
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
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
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晝夜伺便小劫比官去
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徧裨部
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
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
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
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
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
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
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
徃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

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其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

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旤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感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願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

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即上舍携所况書及新詩
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
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
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
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
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
扃戶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有一髻童負琴引
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
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
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

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
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
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
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
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
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暮
已卒天平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
當為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為宗家贊喜無已黃精
竒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既所欲言者亦坐老僊耳漸寒
珍重珍重

卷十三
十一
荅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
擇進士入官者為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
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為設一官謂之監試
監試麤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為也甚至法吏流外平
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為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
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
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灘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非獨
畏試事煩實亦羞為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
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

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
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一語
及之不但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塗抹
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
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
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
畏者而一旦以疑點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
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甚至直欲以麤官不與考試
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墻而未敢也不
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

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自
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尚
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其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
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
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
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
一乃詣闕下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
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
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
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其吳人
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
差遠願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衣葛蒙敦篤尤感旦暮
詩見先此爲謝

花五

...

...

...

...

...

...

...



